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布宁小说诗学研究

杨明明

著



ПОЭТИКА ПРОЗЫ И. А. БУНИН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布宁小说诗学研究”（08CWW006）成果

布宁小说诗学研究

杨明明

著



ПОЭТИКА ПРОЗЫ И. А. БУНИН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伊万·布宁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位经典作家,也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俄国作家。本书作为国内系统讨论布宁小说创作的著作,从作家创作的时代语境、审美旨趣、对俄国经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其小说的哲学维度、审美特性、诗学追求、叙事范式、艺术手法、主题与体裁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与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最终构建了布宁小说的诗学思想体系。

本书可为外国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及研究人士提供借鉴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宁小说诗学研究 / 杨明明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13-22498-9

I. ①布… II. ①杨… III. ①蒲宁(Bunin, Ivan 1870-1953)-小说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7473号

布宁小说诗学研究

BUNING XIAOSHUO SHIXUE YANJIU

著 者: 杨明明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刷: 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2498-9

定 价: 58.00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2.75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6928178

序

Preface

我第一次见到“布宁”这个名字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作为《米佳的爱情》的作者,当时的中文译名为“蒲宁”。在那个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饥渴”年代,能够读到诸如《米佳的爱情》这样的小说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它至少使我们这些青年学者得以摆脱两种形式的“饥渴”:其一是渴望读书的愿望,特别是渴望读到这样一本多年来属于“禁书”的文学作品,显然是十分解渴的;其二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作家描写爱情仍然是缩手缩脚的,因而读到《米佳的爱情》这样一部翻译过来的描写“危险的爱情”的小说,自然也是十分解渴的。正如本书作者杨明明所概括的,“布宁的爱情小说不仅具有浓厚的艺术感染力,他对爱情这一人类最为隐秘而强烈的情感之奥秘的阐释更是深邃隽永而又细致入微。在布宁看来,爱情是世间最难解的谜题,它是两性之间莫名而致命的相互吸引,既能让沉浸于其中的人们体味到尘世最大的快乐,也能让人痛苦、疯狂,带来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在他的创作中,爱情往往是以悲剧或是死亡作为结局的”。也就是说,布宁也和他的美国同行海明威一样,往往描写的是爱情的死亡。这两个主题历来就是世

界文学史上永不衰竭的主题,几乎所有的世界文学大师都免不了涉及这两个主题,而将这两个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放在一起并将爱情的死亡写得栩栩如生、令人读后流连忘返的作家则不是很多。在这方面,海明威应该算是一个,而布宁也毫不逊色。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是这部小说在我的脑海里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悄然离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隔三十多年后杨明明教授请我为她的专著写一短序时,我便立刻答应了。这倒并非我是俄苏文学专家,而更是因为在我刚刚步入文学殿堂之际,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的除了西方文学外,就是俄苏文学。当时,我也曾下过决心要学好俄语,以便能够直接阅读原版俄苏文学作品,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工作繁忙,不得不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我断断续续地学了一年半俄语,最好的时候甚至可以和来访的俄罗斯客人简单地交流,但最终还是没有坚持学下去。由于我后来报考博士生时的第二外语是法语,而那门语言也颇花了我好大的气力才通过考试,其代价就是放弃了断断续续的俄语学习。好在十多年来,我对世界文学的兴趣以及在这方面的专注又使我必须涉猎英语世界以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当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这位俄罗斯作家布宁也就再次进入了我关注的范围之内。

一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灿若星辰的大师名字之后,又一个群星璀璨、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思考与积极探索的热点问题之一。

伊万·布宁作为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创作见证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与世事变迁,体现了俄罗斯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无疑是俄罗斯文学发展链条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布宁的作品早就译介到了中国,但我国学界真正对布宁的研究则始自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起步较晚,但颇有后来居上之势,杨明明的《布宁小说诗学研究》不啻为这位经典作家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布宁先是借诗歌崛起于俄国文坛,后又以小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坛虽非仅见,却也难能可贵。可以说,他堪称一位用诗的语言来写叙事文学的作家。他的小说笔调细腻,文辞优美,充满诗情画意与怀旧情愫,大自然、乡村与爱情是其创作始终如一的主题。当然,对一位具

有诗人气质的作家进行阐释最好也用诗一样的语言,可以说,这本《布宁小说诗学研究》摒弃了学术著作充斥大量晦涩理论术语的做法,代之以流畅的语言来描写和分析作品,读起来也有一种美的享受,这大概与作者从俄罗斯完成学业归来又在美学领域里耕耘了两年的一个成果吧。确实,本书以大量的篇幅对布宁的作品及其诗学进行了探讨,指出布宁的诗化小说实际上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面对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俄罗斯文化表现出一种既眷恋又批判的矛盾态度,其作品的张力和艺术魅力也恰恰来源于此。

布宁的小说很早就获得了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同时代作家的关注与赞誉,其对20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发展与革新所做的贡献更是可圈可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其中的一个悖论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即布宁常常被批评家称为19世纪最后一位经典作家,鉴于此,他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布宁小说诗学研究》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布宁与19世纪俄国文学的关系无疑更为密切。作家的父亲早年曾与列夫·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并肩战斗,作家本人也曾一度沉迷托尔斯泰主义,并且与这位文学巨擘多有交往。布宁视列夫·托尔斯泰为文学教父,甚至逝世前还在深情地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布宁与契诃夫也有过密切的交往,受益颇多,但他最终却并未拘泥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另一个悖论之处则在于,他一方面否定现代主义,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又在他的作品中时隐时现。而他的长处正是反映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话与交融,折射出了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演变轨迹,这也颇为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本书对布宁的代表作《安东诺夫卡苹果》《乡村》《苏霍多尔》《轻盈的气息》《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等的分析与解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既不乏理论观照,又有立足细读文本基础上的审美阐发。作者对理论的运用自然圆融,毫无生硬造作之感,同时,对作品的形态样式、艺术形象、审美意蕴的发掘与阐释也颇具新意,这在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罹患“失语症”的背景下无疑给人以一种积学酌理、澄明澡雪之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杨明明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追寻理想,她远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名师指导下埋头苦读,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回国后,她一方面继续从事俄罗

斯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问世,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注意文学理论水平的提升。她的长处也在于既有着扎实的外语功底,直接娴熟地运用外文资料,同时又具有受过中文科班训练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水平。《布宁小说诗学研究》这部专著作为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成果,完稿多年后她并没有急于出版,而是反复打磨斟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现在这部专著终于得以付梓,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学思践悟,我作为她的同事,衷心地期待她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王 宁

2019年11月

目录

Contents

- 1 绪论
- 2 第一节 作家生平
- 9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19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意义

- 24 第一章 创作综论
- 25 第一节 时代语境
- 30 第二节 创作分期
- 33 第三节 小说美学

- 41 第二章 对话传统
- 42 第一节 布宁与列夫·托尔斯泰
- 55 第二节 布宁与契诃夫
- 65 第三节 布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 71 第四节 接受与创新

- 75 第三章 体裁诗学
- 75 第一节 小体裁
- 81 第二节 寓言故事
- 90 第三节 诗化小说

98	第四章 经典解读
99	第一节 《安东诺夫卡苹果》:原乡与怀乡
109	第二节 《乡村》:大写的死亡
115	第三节 《苏霍多尔》:家族叙事与民族性书写
124	第四节 《轻盈的气息》:“沉重的十字架”
134	第五节 《阿强的梦》:梦与真实
138	第六节 《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寻根书写
148	第七节 爱情小说:“世上无不幸的爱情”
160	结语
163	附录
163	附录一 布宁创作年表
167	附录二 布宁作品名称中俄文对照
172	附录三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177	参考文献
187	索引
190	后记

О Г Л А В Л Е Н И Е

Введение

1.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А. Бунина
2. Обзор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тем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3.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лава I .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А. Бунина

1.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 эпохи рубежа XIX-XX веков
2.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А. Бунина
3. Эсте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прозы И. А. Бунина

Глава II . Диалог с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ей

1. И. А. Бунин и Л. Н. Толстой
2. И. А. Бунин и А. П. Чехов
3. И. А. Бунин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4. Пересмотр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Глава III . Поэтика жанра

1. Малый жанр
2. Притча
3. Поэт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Глава IV.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классики

1. Анализ рассказа «Антоновские яблоки»
2. Анализ повести «Деревня»
3. Анализ повести «Суходол»
4. Анализ рассказа «Лёгкое дыхание»
5. Анализ рассказа «Сны Чанга»
6. Анализ романа «Жизнь Арсеньева»
7. Тема любви в прозе И. А. Бунина

Заключение

Приложение

- Приложение I . Хроника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А. Бунина
- Приложение II . Алфавитный указател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А. Бунина
- Приложение III . Речь Пера Хальстрёма при вручении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И. А. Бунину

Список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казатель терминов

Послесловие

绪 论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 也译为蒲宁)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中所显现出的艺术才华之整体性与连贯性、文辞之优美与严谨、运笔之大胆与沉稳令人赞叹”。作家“对人生与人的使命”进行了独特的“哲学思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进行了深度解读。作家的创作谱写了一曲“俄罗斯大自然之歌”,“以非凡的、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将美丽的自然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它又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爱情语法学”,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或悲或喜的情感百态”^①。

苏联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 1910—1971)曾经这样评价布宁:“从时间上看,他是俄国文学最后一位经典作家,他的宝贵经验我们无权忘记。布宁是离我们的时代最近的一位不懈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是俄国文学文笔凝练、简洁明了、不会为了形式而炫耀形式技巧的典范……作为一名专心致志、思考深邃的艺术家,即便讲述的是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也能让读者全神贯注,甚至有点紧张……。”^②阿·尼·托尔斯泰^③(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83—1945)则指出:“对于我国文学来说,在如何对待俄语、如何看待事物并对其进行栩栩如生地描绘方面,布宁的技法造诣是特别重要的范例。我们向他学习语言技法、形象性与现

^① Михайлов О. Н. И. А. Бунин: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Наука, 1967. С. 5.

^② Твардовский А. Т. О Бунине//И. А. Бун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 Т. 1.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5. С. 48—49.

^③ 本书中共出现三位托尔斯泰,分别是:列夫·托尔斯泰、阿·尼·托尔斯泰和阿·康·托尔斯泰。在下文文稿中,如无特别说明,“托尔斯泰”均指“列夫·托尔斯泰”。

实主义(реализм)。”^①高尔基更是将其归入俄国经典作家之列,与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列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сков, 1831—1895)、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1860—1904)等相提并论,称他是“一位极富天才的俄国艺术家,触摸得到每个词语的灵魂”^②,是“最精通俄罗斯语言的行家”^③。

第一节 作家生平

伊万·布宁于1870年10月22日(俄历10月10日)出身于沃罗涅什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布宁家族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其先祖西梅翁·本科夫斯基(Симеон Бунковский)于15世纪从波兰迁居俄罗斯。布宁家族是一个支系众多、人才辈出的大族,用布宁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俄罗斯贡献了“不少重要人物,他们中既有国务活动家,又有艺术家,其中有两位19世纪初的诗人更是大名鼎鼎——安娜·布宁娜(Анна Петровна Бунина, 1774—1829)与瓦西里·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 1782—1852),后者是一位俄国文学巨匠,阿法纳西·布宁(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Бунин, 1716—1791)与土耳其女俘萨尔哈(Сальха)的儿子”^④,每每言及于此,布宁的自豪之情都溢于言表。

布宁家族祖上曾广有资财,但传至作家的父亲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布宁(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нин, 1827—1906)手中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处田产了。阿列克谢·布宁是一位典型的外省庄园贵族,他脾气暴躁、易于冲动,喜欢打猎,喜爱弹着吉他吟唱古老的俄国浪漫曲。后来他因沉迷于酗酒与赌博而将祖产与妻子的陪嫁挥霍一空。在布宁的眼中,“父亲个性极强,体魄异常健壮,寿命很长……他就学的时间不长……他忍受不了课堂教育,凡是可以到手的书他都读,而且读得兴致勃勃。他的思维是活

① Письма И. А. Бунина Н. Д. Телешову (1941—1947)//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62. № 2. С. 159.

② Горький М. Горьк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1958—1959.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1. С. 92.

③ Горький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5.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3. С. 130.

④ Бунин И. А. Из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к француз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Господина из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 Т. 9.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7. Т. 9. С. 266.

跃的,形象化的,他讨厌逻辑,讲话时的用语惊人地生动有力;他的性格冲动、果断、外向和慷慨,不知困难为何物”^①。作家本人似乎就承袭了父亲的这些性格特点与禀赋。

作家的母亲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丘巴罗娃(Людмил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Чубарова, 1835—1910)的个性则与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情温顺、多愁善感,喜欢朗诵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的诗歌。她先后生下了九个孩子,却只有四个长大成人。在所有的孩子中,她最疼爱的就是幼子伊万。她常常给爱子讲故事、唱歌,这些故事和民歌让幼小的布宁初次领会了俄语之美。

布宁人生最初的三年是在沃罗涅什度过的。1874年,由于作家的父亲嗜赌贪杯,不善经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全家人被迫迁居到奥廖尔省叶列茨县的布蒂尔基庄园。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四周是“无边寂寥的乡野”,在夏日一望无际的农田和“冬日漫山遍野的积雪中”,作家度过了“整个童年,充满忧郁的、独特的、诗意(поэтичность)的童年”^②。童年作为生命的初始阶段,作家在这一时期获得的由各种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构成的童年经验不仅是作家审美心理结构形成的最初动因,也对作家日后个性气质、感知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对生命的本真体验、对生活的感性把握和对周围环境的诗意理解,成为布宁日后创作的宝贵源泉,而其创作中体现出的“对大自然语言的认知、对色彩细致入微的感知、对生与死及两者对立的敏锐感受、高超的外在表现力和对世界的高度审美化”^③等特征无一不是童年的馈赠。

由于父亲的疏懒和家境等原因,布宁没能接受正规的贵族家庭教育。他的启蒙老师罗马什科夫(Николай Осипович Ромашков)是一名首席贵族的儿子,曾四处流浪,后因喜爱布宁一家而落脚于此。布宁喜爱自己这位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但性格却有些古怪孤僻的老师。罗马什科夫在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天赋,他教布宁画水彩画,带他阅读《奥德赛》《堂吉诃德》和《鲁滨孙漂流记》等文学作品。在他的影响下,布宁不仅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画家,甚至还开始以月夜、山谷、精灵为题材写作诗歌。此外,年

① Смирнова Л. А.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С. 6.

② 蒲宁:《蒲宁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第354页。

③ Михайлов О. Н. И. А. Бунин: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Наука, 1967. С. 11.

幼的布宁还显露出过人的表演天分,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亲朋好友。正是凭借这一才能,布宁日后成为自己作品最优秀的朗诵者。

1881年,布宁考上了叶列茨中学,被父亲安排在小市民比亚金家中寄宿。如果说布宁家中推崇的是茹科夫斯基、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波隆斯基(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 Полонский, 1819—1898)等贵族诗人的话,那么在比亚金家中他却常常被要求朗诵尼基京(Иван Саввич Никитин, 1824—1861)、科尔佐夫(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ьцо, 1809—1842)等被房东称为“兄弟”和“老乡”的诗人的作品。不可否认,这种生活、心理与审美氛围的转换,对少年布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培养起了其对尼基京等来自“民间”的作家的浓厚兴趣。同样出生于沃罗涅什的诗人尼基京成为青年布宁的模仿对象,布宁在《纪念强者》(1894)一文中称其为“一个拥有强健精神与体魄的人”,并将其归入“创造俄国文学宝库、打造俄国文学清新、朴素之中伟大的艺术性、朴素而强有力的语言、完美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之列”。布宁深情地写道:“俄国文学的所有天才代表都是那些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血肉相连并从中获得强大力量的人。尼基京就是这样从中获取生活与创作力量的。”^①

布宁就读的叶列茨中学只是一所毫无过人之处普通外省县立中学,该校留给他的印象远远算不上愉快。学校严厉刻板的管教令布宁难以忍受,他最终于1885年选择了退学回家。此时,布宁一家已经迁居到奥泽尔基庄园。这座漂亮的庄园是布宁外婆的遗产,久违的乡间生活令布宁很快就振奋起来,重又焕发出青春活力。其时,布宁的长兄尤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Ю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57—1921)正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遣送回家监视居住。尤利比布宁大13岁,他性格温和、知识渊博,曾以优秀的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却因参加地下小组被学校开除。尤利长兄如父般地关爱幼弟,不仅教布宁全部中学课程和外语,还经常与其谈论文学,培养其高雅的文学趣味。“他对弟弟影响很大,并且这种影响从童年时代即已开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的成长在很多方面都要归功于这位受过

^① Бунин И. А. Памяти си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 Полтавские губерн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1 сен. 1894 г. № 72.

良好教育、珍视和理解文学事业的兄长。”^①尤利自中学时代起就与民粹主义运动十分接近,而后更是因为加入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组织而被捕入狱,而他的这一思想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时代的布宁。

辍学在家的布宁勤奋地读书和写作,他不仅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还模仿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写作。1887年5月,他在彼得堡的《祖国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在纳德松的墓上》。这标志着布宁自此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889年,布宁受邀到《奥廖尔信使报》担任编辑工作,并在此结识了初恋女友瓦尔瓦拉·弗拉基米洛夫娜·帕申科(Варва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Пашенко),但这段纯真的恋情终因对方父母的反对无果而终。1891年,布宁以《奥廖尔信使报》副刊的形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伊·阿·布宁:1887—1891年诗集》。从总体上说,布宁这一时期的创作乏善可陈,只有短篇小说《费多谢耶夫娜》(1891)显示出了布宁的创作潜能。

翌年,布宁来到波尔塔瓦投奔兄长尤利,并在此后做了两年托尔斯泰主义(толстовство)的狂热信徒。关于这段经历,他在《托尔斯泰的解脱》一书中这样回忆道,“后来我强烈渴望去过一种大自然中纯洁、健康、‘善良’的生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穿朴素的衣服,但主要还是出于对艺术家托尔斯泰的迷恋,我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但很快他就发现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толстовец)是“一群令人厌恶的人”^②。在托尔斯泰本人屡次来信告诫下,布宁最终与托尔斯泰主义分道扬镳。1894年,他在《俄罗斯财富》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散文体作品《乡村素描》(后来更名为《塔妮卡》),引起了民粹派文学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注意,后者更预言布宁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大作家”。

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布宁仿佛置身于俄国文学主流之外,他并没有选择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等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而是更加倾心于两个彼此毫无关联的边缘流派,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一方面是纯艺术派的贵族抒情诗人费特(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Фет, 1820—1892)、迈科夫(Аполл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йков, 1917—1897)、波隆斯基、阿·康·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 1817—1875),另一方面则是革命

^① Телешов Н. Д. Записки писателя.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0. С. 41.

^② Бунин И. 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олстого. PARIS: YMCA-PRESS, 1937. С. 82—83.

民主派或民粹派的尼基京、舍甫琴科(Шевченко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4—1861)、乌斯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 1843—1902)、列维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Левитов, 1835—1877)等人。

1895年,布宁先后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结识了契诃夫、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 1873—1924)、巴尔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库普林(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уприн, 1870—1938)、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等文坛名宿,从此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19世纪90年代中期,布宁终于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与同时代的勃留索夫、勃洛克等象征派诗人及库普林、什梅廖夫等人笔下的城市书写不同,布宁将目光停留在了自己成长于其间的乡村、庄园、农舍、田野和森林,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沉睡的古罗斯”的象征。布宁在自己“如诗般富于音乐性的小说中”,以非凡的艺术功力将“田野的呼吸、气味与色彩、大自然图景”^①细致入微地一一呈现。

1897年,布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问世,受到文学界的一致好评。1898年,他同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察克尼(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Цакни, 1879—1963)结婚,但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在4岁时因病夭折。虽然这段时期他的个人生活是“悲剧性(трагичность)”的,但其创作却日趋成熟,不仅出版了《露天下》(1898)、《诗与短篇小说》(1900)、《落叶》(1901)等多部作品集和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更于1903年凭借《落叶》和对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1896)的翻译荣膺俄国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上述这些艺术成就同时也标志着布宁创作生涯的“过渡时期”的终结,布宁开始以一个成熟艺术家的姿态崛起于文坛。但值得注意的是,《安东诺夫卡苹果》虽然与诗集《落叶》几乎是同时问世的,但后者作为布宁的第一本诗集,成功奠定了布宁一流诗人的地位,并且在此后的十年间,俄国读者都倾向于将其视为诗人,而非小说家。布宁本人对此倒并不介怀,甚至还常常表示自己有意无视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界限,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应该具有“音乐性、韵

^① Михайлов О. Н. И. А. Бунин: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Наука, 1967. С. 33.